

万有引力之虹

全译本

Gravity's Rainbow

〔美国〕托马斯·品钦 著
张文字 黄向荣 译

Gravity's Rainbow

万有引力之虹

张文宇 黄向荣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有引力之虹/(美) 品钦(Pynchon, T.) 著;张文字,黄向荣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

书名原文:Gravity's Rainbow

ISBN 978-7-5447-0720-6

I. 万… II. ①品… ②张… ③黄…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0692号

Gravity's Rainbow by Thomas Pynchon

Copyright © 1973 by Thomas Pynch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elanie Jackson Agency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4-050 号

书 名 万有引力之虹

著 者 [美国]托马斯·品钦

译 者 张文字 黄向荣

责任编辑 姚 焱

装帧设计 韦 峰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盐城市印刷总厂

开 本 718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51.25

字 数 776千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720-6

定 价 4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译者的话

文学作品的欣赏,乃至所有艺术作品的欣赏,首先是感性的,其次才是理性的,但归根结底终究还是感性的。

感觉中,作为作家的托马斯·品钦(1937—)是个变幻莫测的多面体,通过他几乎可以看到生命体验的全部,而不同的眼睛却又所见霄壤。他与你同在,又若即若离;他呼之欲出,又幽邈不明;他优美华丽,又颓丧感伤;他才华横溢,又恶俗不堪;他犀利睿智,又诡异无常;他玩世不恭,又神性澄澈;他荒诞幽默,又严肃端庄……

有人称《万有引力之虹》为“20世纪后50年最伟大的英语小说”,足以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并雄。小说1973年问世,次年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并获普利策奖提名,但遭到评奖委员会的否决,本年度该奖也未授他人。1975年,《万有引力之虹》获美国艺术文学院的豪威尔斯奖,但品钦拒绝了这项奖励。他这样写道:“豪威尔斯奖是一种盛誉。再说,奖章是金质的,也十分有利于防止贬值。但是我不想要这个奖章。请不要把我不欲之物强加于我,这不仅会使艺文院有武断之嫌,而且会使我负无礼之名……我知道我应该更君子些,但是说‘不’的办法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品钦的特立独行,于此可见一斑。而读了他的这部小说,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这位避世多年的文坛怪杰惊人的才气、超人的智慧和逼人的怪异。小说的故事梗概如下:

二战中,伦敦频频受到德国导弹袭击。奇特的是,在盟军情报交换站工作的美国中尉泰荣·斯洛索普和女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地点,往往就是德国导弹袭击的下一个目标。他喜欢把自己寻欢作乐的对象及方位用各种颜色的星形贴纸标在一张地图上,而这些星星的位置和德国导弹轰炸的位置完全吻合。于是,斯洛索普成为“白色幽灵”关注的目标和实验的对象。

在以苏联流亡生理学家波因茨曼为主的各方人物谋划、导演下,斯洛索普被送到埃尔曼·戈林赌场宾馆,在海边从章鱼嘴里救下了荷兰美女卡婕,从此就在她陪伴下、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中开始学习语言和导弹知识。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用于火箭的G型仿聚合物的一些情况,发现了商界、政界和敌国勾结的一些内幕及英国政界和德国导弹的牵连,还发现了导弹上十分重要的部件S装置的信息。

斯洛索普从赌场宾馆仓皇逃跑,来到法国,摇身变为英国战地记者伊恩·斯加佛林,并前往苏黎世,踏上了寻找拉兹洛·雅夫、G型仿聚合物和S装置等一系列秘密的旅途。

从买来的情报中,斯洛索普知道了许多商业内幕,甚至发现在大萧条时期自己被父亲出卖给拉兹洛·雅夫做实验:用G型仿聚合物作为刺激,产生条件反射的勃起。难怪自己在火箭降落于某个地点之前会产生强烈的欲望!他辗转来到德国火箭制造重地北豪森,此地现已属盟军占领区了。他先后邂逅了黑人支队领袖恩赞(要去寻找导弹部件,重组导弹)、美军军械署的马维少校(也为导弹而来)和苏联情报官齐切林的情人盖丽·特里平。

原先制造导弹的中心工厂现在很热闹,英、美、苏各国都在抢导弹部件。斯洛索普混进中心工厂的隧道里,却遭到马维少校及其组织“马维之母”的追杀。斯洛索普乘热气球来到柏林,巧遇飞贼兼瘾君子“酸爷”,又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为水兵鲍丁去取藏在会址附近的大麻,但一直被齐切林的人跟踪,终于在拿到大麻时被抓获。齐切林使用阿米妥钠从斯洛索普嘴里获知其寻找导弹的计划,决定放了他,并继续跟踪。斯洛索普认识了寻找女儿卞卡的玛格丽塔。之后,他随“格纳布太太”号船经过德国人曾经的导弹基地佩纳明德救“老马”,又往库克思哈文等待“老马”许诺的退伍证,一路历经艰险,每每逢凶化吉、死里逃生,最后却莫名其妙地“碎裂”了——书中既未明确交代其死亡与否,更未提及其死因,只能从描写中进行推测。

同时推进的线索主要是恩赞率领的黑人支队寻找火箭部件、重新组装火箭的故事,小说最后以载人火箭发射结束,发射时间不明(大约可回溯到德国火箭部队瓦解前),火箭也尚在空中……

小说采用并发展了追寻叙事模式^①,如赋予传统的探险方式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再如独到的、往往只有开始却没有结局的处理方式,或人意表的结局——从故事梗概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而斯洛索普出场、产生疑问、

^① 李公昭等:《20世纪美国文学导论》,西安交通大学,2000,377—378。

寻找答案、得到答案、神秘“碎裂”的整个过程其实也是读者随他一起体验世界、体验人生、体验神秘并追寻解悟的过程。开始时的斯洛索普，是一个情场得意的花花公子，却又神秘地与死亡导弹相关联。在调查导弹落点的过程中，看到无数死亡和伤残，“受不了的时候，他干脆躲到一边，开始循规蹈矩地向上帝祈祷，愿生命取得胜利——这在他可是自上次大空袭以来的头一回。然而死的人太多了，他很快就明白自己是劳而无功，便不再祈祷”。就是这个花花公子，又在埃尔曼·戈林赌场有了艳遇，还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正在我们庆幸和羡慕的时候，却发现这背后有着可怕背景，我们初步领略到了战争、政治、商业、金融等之间复杂、龌龊的关系，于是幸福生活还没有回味过来的时候瓦解了，追寻开始了。秘密渐渐展开，而斯洛索普的内在世界也发生着变化，沧桑了，深刻了，成熟了，认识到人的局限了，有同情心了，也更可爱了。然而，就在似乎获得了一切秘密、领悟了人生三昧、越来越和我们融为一体的时候，他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可是这样消失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死亡，因为还有人能看到他，他并没有完全归于尘土，正如第一部题记中所引“导弹之父”布劳恩（也是小说人物之一）的名言：“大自然不解消亡，只解演变。我已经学到的，和将要学到的科学知识，都坚定了我的信念：我们死后，灵魂继续存在。”

因此，整部小说是一个双重追寻的过程：斯洛索普一方面追寻导弹及相关秘密，同时也在追寻对人生的解悟——于是，很多理念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深刻的阐释（包括通过别人的经历和体验）：科学不是万能的，人是有特异功能的，人死之后是有另一个世界的，生命是可以获得救赎的（比如度度鸟），因果是存在的。“自己现在造成的任何结果，将来绝对逃脱不了，即便是偶然造成的结果。”——对于因果问题，品钦似乎想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角度进行解释：作用力为“因”，反作用力为“果”，而有些所谓的“因果”却是在某些人的安排和控制下发生的。另外，他也区别了类于佛教教义的“因果”和科学上的因果律，而对于因果律，他通过摩西哥之口说：“可是我有一种感觉：有些人把那种因果的东西利用得太极尽能事了。可是为了科学能够继续下去，就得寻找一个不这么狭窄、不这么……贫乏的假设集。如果我们勇气完全摒弃因果论，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就可能出现又一次重大突破。”

对于“控制”，品钦在作品中多次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有时候，处在“控制”下的人感觉很美好，“控制”对人有着一一种诱惑力。还有人崇拜“控制”，却被当权者利用。有人需要被控制，而有人则特别善于玩控制的伎俩，就像斯洛索普所发现的，“自己生活中一切自由和随意的东西，其实都

受着一种‘控制’，一直受着控制，像固定好的赌博轮盘”，有时受控制者甚至会“心理和控制者合一”，比如斯洛索普的性反射。连导弹也被“设计范围之外的东西”所控制。甚至连摆脱了“控制力”的人也“处在一种失去了控制的控制中”……控制无处不在、防不胜防！

在品钦眼里，战争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多面体，不同的人对战争有不同的认识和感受。如罗杰·摩西哥称战争为自己的“妈妈”，“一起在战争状态中相依偎，总比退出战争后和‘后方’的纸张、火灾、卡其服、钢铁打交道要来得强”。而在一个上校的眼里，“战争是岔道的集合”，“战争赋予一切生命”，“真正的战争是永远独立存在的”。有人视战争为罗网，有人躲在烤箱里避开战争，而在卡婊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做买卖。杀戮和暴力可以自行运作，可以让外行去管。战争中有大量死人，这个特点好处很多。可以制造场面，转移视线，掩盖战争的实质。可以提供载入史册的原材料，让孩子们学到的历史成为一系列暴力事件、一连串血战，为他们进入成人世界做好准备。最难能可贵的是，大规模的死亡会刺激那些有正义感的普通人、小人物，使他们也趁这些人还没吞完那张大饼时抢它一块。战争其实是市场的福地。被专业人士小心翼翼地称为‘黑道’的器官市场四处涌现。美元、英镑、德国马克在消了毒的大理石金库里不停地流动着，一本正经的样子，像跳古典芭蕾。可是在这里，在民间，却造就了一些更真实可感的货币。因此，香烟、性、黑人可以交易，犹太人也可以交易，身体的每一块都可以交易。犹太人也有罪，将来也可能搞敲诈，这个理由对专业人士当然是有利的。”这是对战争的控诉，极其深刻的控诉！

品钦的小说里经常会出现另一个世界，本部小说也不例外。人死之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又有着自己的规律，能“超越世俗的好坏：在那儿，好坏的区分毫无意义……”而且成功与失败的概念也完全不同。我们在这边孜孜以求的东西，在“那边”却不足一道。“那边”的人看我们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两个世界之间还可以随意转换……那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呢？是仙境、天堂，还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幻象，一个乌托邦？都不像。又都像。

虽然品钦告诫读者不要在他的小说中寻找主题、象征和其他抽象的统辖因素，但从读者的角度讲确实可以认为这部小说中有一些重要的隐喻，如火箭、虹、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塔罗牌、烤箱、黑色、性变态、另一个世界、白衣女人、吉尔吉思之光、马桶下面的世界（每个物种只有一个）、卡祖笛、腺样增殖体、王座、金刚等等。甚至在整体叙述结构和一些局部结构上也可以认

为具有隐喻性,如第一部有 21 章,加上标题里的“零”(也可指牌中的“愚者”),便构成了塔罗牌里大阿卡那的牌数,其他每部章数均有所喻。

即便是很挑剔的读者,也会对品钦的博学瞠目:他对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理学、心理学、历史、政治、经济、商业、地理、哲学、多种外语、音乐、电影、娱乐节目、特异功能,乃至《易经》都有着丰富甚至深透的知识,往往令人怀疑其有神助……另一方面,品钦的写作风格又令很多初读者望而生畏,有时候甚至觉得他的文字说理味太浓——但话说回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大家的作品表面看来又何尝不是如此?

其实,苹果的味道并不在苹果本身,也不在人的舌头,而在于品尝行为中。

我们有许多流派、讲许多的主义,但我们在忙于归类和贴标签的时候,是不是错过了太多苹果的味道?

张文宇

二〇〇八年三月于新疆师范大学

1

零之下

大自然不解消亡，只解演变。我已经学到的，和将要学到的科学知识，都坚定了我的信念：我们死后，灵魂继续存在。

——韦纳尔·冯·布劳恩^①

^① 韦纳尔·冯·布劳恩(1912—1977):德国火箭设计师,设计出 V—2 火箭,二战后移居美国,1958 年 1 月主持发射美国首枚人造卫星“探险者 1 号”。

尖啸声划破了夜空。这种尖啸以前也有过，但那和现在根本没法比。夜已很深。疏散仍在进行，但只是走过场而已。车里没有灯光。四处一片黑暗。他的头顶上耸立着老掉牙的钢梁，上面很高处装了玻璃，日光可以照进去。但此刻是黑夜。他害怕看到玻璃塌落的情形——很快——这座水晶宫殿①就会倒塌，场面会很壮观。好在到时候还是漆黑一团，没有一丝光亮，轰然倒塌的场面看不见。

车厢里分了几层。他坐在一团漆黑里，无烟可抽，能感觉到远远近近的金属在摩擦、碰撞，蒸汽噗噗喷出，车框在颤动，有一种强作的镇定，一种惴惴不安。其他人都挤在周围，混杂于有待运走的其余救援物资间——他们都是既背运又背时的下等人和弱者，有醉汉，有对二十年前的炮声仍心存余悸的退伍老兵，有城里人装束的妓女，有流浪汉，还有那些疲惫的妇女，带着很多孩子，多得令人怀疑其来历。只有近处的面孔依稀可辨，恰似放在取景器里，裹了些朦胧的银辉，叫人想起那些大人物，脸上涂抹着绿色斑点，坐在防弹车里，满城飞驰……

列车动了起来。他们一路前行，出了大站，出了市区，驶向伦敦比较荒凉破旧的区域。这样就安全了？人们把脸转向窗外，谁也不敢问，不敢出声问。雨下起来了。咦，这哪里是脱离虎口，这是往虎口里钻！——他们穿过拱道，穿过混凝土已剥蚀的秘密入口，很像在哪条地下通道的环道上……头上，一些发黑的木头架子缓缓后移，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的煤屑味、冬日的石脑油味，还有那些礼拜日里因为没有车辆来往而遗留的陈旧味道；险急的弯道边、落寞的支线上，那些神秘的、生机勃勃的珊瑚状植物也散发出一种气味；长期没有列车通行，还形成了一种酸味，一种熟透的锈味，这种气味的酝酿成熟发生在那些精彩纷呈、深不见底的疏散岁月里，特别是在黎明时分，

① 此处的宫殿指的是伦敦海德公园里的铁架玻璃展厅，由约瑟夫·帕克斯顿爵士为1851年大展览而设计，1936年为大火夷平，其中有两座塔幸存下来；1940年，为避免成为德军轰炸目标而拆除。

当那些蓝色的身影封锁整个通道、试图将发生的一切置于绝对零度^①的时候……越往前走环境越差……这些凋敝、隐秘的穷人区，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墙垣坍塌，房屋渐疏，光亮渐弱。这条路不是通向外面宽阔的公路，而是越来越窄，越来越破，转弯越来越急——接着，突然地，意外地，他们进入了最后一个拱道：急刹车，猛地跳起来。看来，他们还没上诉就遭到判决了。

列车停了下来。这里就是终点了。有人来指挥全体疏散人员下车。人们慢慢移动着，没人反抗。指挥者们戴着铅色帽章的帽子，一言不发。这是一家规模很大但十分老旧、黑暗的旅馆，铁质结构，像是一路上钢轨和岔道的衍生物……球形灯泡泡着深绿的颜色，挂在漂亮的铁檐下，几百年没亮过的样子……人群在仓库般笔直便利的过道里走着，没人说话，没人咳嗽……他们移动的痕迹融入周围天鹅绒般黝黑、光滑的壁面，陈旧的木材、冰冷的墙壁涂层，混合着那些侧房发出的气味——这些房子偏僻久旷，如今又打开来接纳逃亡者了。就是在这里，老鼠们一个个香消玉殒，只留下魂魄，执着、显眼地贴在墙体之中，壁画般一动不动……疏散人员由电梯分批运送——所谓的电梯，其实是能够移动的木头架板，四面敞开，靠着涂了柏油的旧绳子和“Ss”形轮辐的铸铁滑轮上下拉动。每到一层，都有人进出电梯，每一层的地板都脏兮兮的……这里有几千个黑暗、寂静的房间……

有些人单独等待，有些人被一同安排到黑不见物的房间里。黑不见物，没错。到了这份儿上，谁还在乎房间里的摆设呢？他们脚下踩着伦敦最古老的尘土，踩着这座城市摒弃、恫吓、欺骗自己子民的最后见证。人人都觉得有个声音一直在对自己一个人说话：“你本来就不相信自己会得到拯救。瞧，我们现在都清楚自己的身份了。伙计，根本不会有人费力气来拯救你的……”

没有出路。只有躺在床上等。乖乖躺着等，别出声。破空而来的尖啸声仍在持续——它将在黑暗中抵达，还是将带来自己的光亮？光亮的来临将发生在此前还是此后？

其实天已经放亮了^②。天亮有多久了？此刻，光线轻缓地照进来，早晨清冽的空气漫过他的乳头。晨光渐渐明亮起来，可以看见一群醉醺醺的浪荡哥儿们，有的穿军装，有的没穿，怀里搂着全空或近乎全空的酒瓶子。他

①“绝对零度”虽为物理概念，但巴甫洛夫也有使用：“未经重复加强的条件反射，总是遗忘殆尽，而至于绝对零度状态。”（《条件反射讲演集》卷二）

②小说开头到上一段都是梦境。

们蜷缩在椅子上，挤在冰冷的壁炉旁，趴在各式各样的沙发床上、躺椅上、未除尘的毯子上，在这间巨大的屋子里，在不同的高度上打呼噜、嘘气，节奏各异、连绵不断地自行交响着，而昨夜的余烟还缭绕在上蜡的屋椽间，层层叠叠的，渐渐消散。在这交响声中，在这余烟里，在屋子的窗棂间，伦敦富于弹性的冬日晨光渐行渐炽。

屋子里这些横七竖八的战士们，面泛殷红，恰似一群梦见自己即将再生的荷兰农民。

他就是杰奥弗里（海盗）·普伦提斯上尉。他用一床厚毯子裹着身子。毯子是格子呢的，有橘黄、深褐、深红三种颜色。此刻，他感觉自己的头像一块铁疙瘩。

就在他头上十二英尺的地方，泰迪·布娄特眼看就要从乐台上掉出来了。醉意朦胧中，他选择了几周前有人盛怒之下踢掉两根乌木栏杆的地方，作为突破口。他从缺口一点点往外挤着，头，胳膊，身子，最后整个人悬在臀兜里的小香槟空瓶上，不知怎么给挂住了——

这时候，海盗已经挣扎着从窄窄的单人床上坐了起来，睁开眼睛四处张望。太可怕了。简直太可怕了……他听到头上有衣服破裂的声音。在特种行动处^①受到的训练使他反应十分敏捷。他一跃而起，同时踢动带轮脚的小床滚向布娄特的方向。布娄特跌落下来，正好砸在床中间，床上的弹簧奏出了巨大的乐声。一条床腿断裂。“早安。”海盗招呼他。布娄特脸上闪过一丝微笑，然后舒舒服服蜷入海盗的毛毯，回归梦乡了。

布娄特也住这间屋子。屋子靠近切尔西^②河堤路，是科里登·斯罗思朴^③上个世纪盖起来的。斯罗思朴和罗塞蒂^④一家交好，罗氏一家有戴发罩的习惯，还喜欢在屋顶上种植药用植物（最近小伙子奥斯比·费尔又恢复了这一传统）。个别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在饱受霜打雾浸后竟活了下来，其他同类则化作一片片独特的生物碱，归于屋顶的泥土。一同归去的还有那些“三重”肥料：一是斯罗思朴子嗣们关在那里的优种西撒克斯^⑤鞍形母猪^⑥的

① 特种行动处：英国在二战期间的一个机构，相当于美国的战略情报局，收集战略及技术情报。

② 切尔西：英国伦敦西部街区，在泰晤士河北岸，自18世纪以来为作家和艺术家聚居地。1884—1895年间，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住在该街道16号。

③ 该人物系杜撰，其名在英文中有“田园牧童”之意。

④ 此处应指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1828—1882）：英国诗人和画家，先拉斐尔兄弟会的创建人之一，以其肖像画及《神女》等细节生动的神秘诗篇而出名，也曾住在附近街区。

⑤ 西撒克斯：英格兰南部一地区，古代格鲁—萨克森王国所在地。又译韦塞克斯。

⑥ 一种背部有鞍状花纹的猪。

粪便；二是后来的房客移栽的风景树上落下的叶子，再就是这个那个挑嘴的人扔在那里或吐在那里的食物残渣。到后来，这些东西被岁月的刀笔雕琢得浑然一体，成了几英尺厚的土壤画板，表层的黑土异常肥沃，种什么长什么，种香蕉更是不在话下。战争期间香蕉奇缺，搞得海盗绝望透顶，所以他决定在屋顶上建一个玻璃温室。为了说动一个飞里约热内卢—阿森松^①—拉密堡^②路线的朋友偷带一两棵香蕉树苗，他许下条件：下次执行空降任务碰到德国照相机，一定给他弄一台。

海盗的香蕉早餐已经名闻遐迩了。英格兰各地的餐友们纷至沓来，就连那些对香蕉过敏甚至讨厌的人也来了，他们想一睹细菌们的管理机制，看看土壤如何把那些化学的环环链链缀成眼格小得只有上帝才能看到的大网。他们亲眼见到了一英尺半长的香蕉，到处都是——嗯，实在是奇观啊。

海盗站在厕所里撒尿，脑子一片空白。完事后，他像穿针一般把自己套进一件羊毛睡袍里。袍子反穿着，倒不是为了舒服，而是为了把装香烟的口袋藏到贴身的一面。他绕过战友们热乎乎的身体，走到落地窗前，轻轻出了窗户，站在寒冷的屋外。凛冽的空气触到补过的牙齿，痛得他呻吟一声。他沿着一架螺旋梯盘旋而上，到了屋顶的植物园，驻足小立，向泰晤士河凝望。太阳还没有升到地平线上。今天像是要下雨，但此刻的空气却格外清新。大电站和远处的煤气厂纹丝不动地矗立着，酒杯里、烟囱上、通气孔内、塔楼上、管道中，结晶体渐渐多起来，蒸汽和烟柱蜿蜒升起……

“啊——”海盗吼出一口气，看着喷出的白汽慢慢在栏杆上消失，“啊——啊——”四面的屋顶在晨光中舞蹈。他那些大串大串的香蕉黄灿灿、绿润润的。底下的战友们正在梦中吃香蕉早餐，涎水直流。这清清爽爽的一天，应该不会太差——

没错吧？噢，东方粉红的天边，冒了一下火花，非常耀眼。一颗新星，没什么稀奇。他倚在栏杆上望着。亮点已变成一道短直的白线。好像是北海^③那边的什么地方……起码是那个距离……下面冰原绵延，一抹冷寒的日光……

到底是什么呢？这种情况还从来没有过。不过这难不住他海盗。他在电影里看过，就在上次休双周的时候……拖着蒸汽尾巴……又升高了一指

① 阿森松岛：(南大西洋)英属圣赫勒拿岛的附属岛。

② 拉密堡：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的旧称。

③ 大西洋的边缘海，位于大不列颠与欧洲西北部之间，通过多佛海峡与英吉利海峡相连。

宽的距离。不是飞机，飞机不会竖直上升。是新型的德国火箭弹——目前还是绝密。

“来信儿了^①。”这句话是他心里想的，还是小声说出的？他紧了紧皱巴巴的睡袍腰带。这东西的估计射程在两百多英里——可是，两百英里外的尾迹是看不到的。肯定看不到。

哦。哦对了。顺着地球的弧面，再往东，太阳刚从荷兰那边升起，照在火箭尾迹上，液珠和晶粒发出强光，隔了海也能看清楚……

突然间，那条白线停止了上升。应该是燃料供应中断了，烧光了，叫什么词来着……brennschluss^②（燃烧终止）。这东西我们没有。有也是机密。白线的底端，就是星星刚才出现的部位，已在红色的朝霞中消退了。看样子，不等他海盗看见日出，火箭就会飞到身边。

白色的尾迹仍然悬立在空中，但已变得污暗，向四面微微溢散开来。火箭完全进入了弹道，继续升高，此时已彻底脱离视线。

他是不是应该有所行动……和斯坦莫^③的总部取得联系，他们必须用信道雷达监视住——不：来不及，不行。从海牙到这儿要不了五分钟，仅仅是太阳光抵达“爱之星球”^④的时间……只够走到拐角那家茶室……根本来不及。跑到街上去？给其他人发警报？

摘香蕉。他踩着黑色的沃土，费力地走进温室。他想尿裤子。此刻，那颗升空六十英里的导弹肯定已经到了弹道顶点……开始下落……就现在……

光亮从桁架间隙泻入温室。乳白的玻璃将光线柔和地洒下来。冬天再黯淡，即便像现在这样，又怎能使这些迎风歌唱的铁架衰迈苍老？又怎能给这向春天打开的窗户罩上阴霾——即便这春天是人造的？

海盗看了看表。没什么异常。脸上的毛孔开始刺痛。他把脑子腾空——这是突击队员们的绝招——然后走进湿热的香蕉房，开始摘最熟最好的香蕉，扔在撩起的睡袍里。他一门心思地数香蕉，光着两条腿，穿梭在金黄的、吊灯般垂挂的香蕉丛中，穿梭在热带的晨光里……

又回到外面的寒冬里了。天空中，尾迹已全然消失。海盗身上的汗冰冷冰冷。

① 原文为“incoming mail”，步兵俚语，指即将降临的厄运。

② 德语。以下译文中如出现非英文词句且无注解，则为德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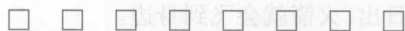
③ 位于伦敦西北方，特种行动处总部所在地。

④ 指金星。英文中金星以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命名。

他慢慢地点了一支烟。他不想听见那东西侵入的声音。那东西飞得比声音还快。你接到的头一个信号是爆炸。然后,如果你还没失去知觉,就能听到爆炸的声音。

如果正好打到身上怎么办——啊,别——弹头会在瞬间击中你的天灵盖,接着是可怕的弹身……

海盗弓起背,扛着香蕉下了螺旋梯。



穿过蓝色瓷砖铺成的院子,进了门来到厨房。固定程序:先把美国搅拌机插上,这还是去年夏天从美国佬那儿赢来的,打扑克押的注,是在北边什么地方的单身宿舍里,现在根本记不清了……然后取几根香蕉,切片。壶里煮上咖啡。冰箱里取牛奶罐。香蕉搁到牛奶里煮汤。好极了。我要给英国所有被酒喝坏的肚子涂一层香蕉……取点麦淇淋^①——还没变味——在锅里化了。再剥些香蕉,竖切了。麦淇淋冒汽了,放入香蕉片。点燃烤箱,轰,哪天把我们都炸死,哦,哈哈,没错。等烤箱预热好,把去皮的整香蕉放到烤架上。再找几块软糖……

泰迪·布娄特头上披着海盗的毛毯,摇摇晃晃地走进来,踩到香蕉皮,一滑,摔了个屁蹲儿。“要人的命哦!”他嘟哝着。

“德国人会为你代劳的。猜猜我在屋顶上看见什么了。”

“那个正在飞行的 V—2 火箭?”

“A4^②,没错。”

“我在窗户外面看见的。大约十分钟以前。怪怪的。真的怪。再没听到动静,对吧?肯定夭折了。落到海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了。”

“十分钟以前?”海盗仔细看着表。

“最少十分钟。”布娄特就地坐着,把香蕉皮捣弄成一朵花,别到睡衣翻领一侧的纽扣眼里。

① 麦淇淋:即人造黄油。

② A4 是德语缩写,指航行状态的 V—2 火箭。

海盗走到电话机旁，少不得还是拨通了斯坦莫。常规的程序是免不了的，很啰嗦很啰嗦，所幸他知道自己已不在乎刚刚看到的火箭了。上帝从真空的天外帮他摘走了这根钢铁的香蕉。“我是普伦提斯，你们刚才探到荷兰那边来的什么信号了吗？嗯哼。嗯哼。对，我们看到了。”这种事会败了看日出的兴致。他挂断电话。“雷达在海岸边失去了目标。他们称之为早熟的 Brenchluss（燃烧终止）。”

“别泄气，”泰迪边说边爬回那张残破的小床，“还会再来的。”
布娄特这家伙，总是那么乐观。在等待和斯坦莫通话的时候，海盗曾闪过这样的想法：危险过去了，香蕉早餐安全了。不过这只是缓期执行的确。真的还会有火箭飞过来，落到他头上的可能性也照样存在。具体还要发多少火箭，双方前线没一个人知道。我们是不是干脆放弃空中防范？

奥斯比·费尔站在乐台上，拿着海盗最大的香蕉，从条纹睡裤的开口里戳出来，另一只手以4/4拍三连音的节奏，朝天花板方向摩弄着香蕉硕大、鲜黄的弯曲部，唱起下面的歌来迎接黎明：

屁股离开地上，

（来一根香一蕉）

刷完牙摇晃晃上战场。

和美梦告别吧，

挥起手告别睡乡。

你告诉葛兰宝^①，

胜利日^②不到，你不举也不翘。

啊，做百姓样样都美妙，

（吃一根香一蕉）

冒泡的美酒，香唇的阿娇——

给我们一个甜甜的微笑吧，

送我们上前线将德寇打发掉，

然后，照咱们开始说的那样——

① 贝蒂·葛兰宝（1916—1973）：又译贝蒂·格拉布尔，美国女演员，在歌舞片中所展示的肉感大腿大受观众青睐，尤其是1944年主演的影片《挂历女郎》，使其成为美国军人的梦中情人。

② 这里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胜利日，正式日期是1945年5月8日，但同盟国从1944年8月就开始使用该词了。这一天正好是品钦的8岁生日，也是杜鲁门总统的61岁生日。